

星馬詩人作品



205期蕉風增刊小冊

星馬詩人作品

蕉風月刊詩專號增刊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號 **205** 期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目錄

詩	04	完顏藉
裂碎的蝸殼	07	南子
信仰	08	沙河
豹	10	英培安
學院派	12	秦秦
潺湲流泉	14	梅淑貞
足印	15	沈璧浩
異域	16	賀蘭寧
三個小孩	18	牧鈴奴
沒尾巴的獸	20	歸雁
出了校門	22	孟仲季
寂寞	24	李蒼

不題 No.2

27

綠

浪

一盞紅燈

28

艾

文

星期日下午

30

零

點

零

憶人

31

文

愷

本事

32

白

森

古老的夜

35

凌

高

難浪渡

36

吳

偉

才

心象歷程

38

淺

丘

月台

40

賴

敬

文

一元論者

42

陳

慧

樺

幾筆淺淡的變奏

44

藍

夢

欄柵

46

謝

清

蝶翅

48

流

川

完顏藉

詩

像三文治

時空夾在生與死裡

時間

永無止息的長江

千萬個

昨天

今天

明天

流逝

在加東公園

踐着晨步的老頭悲哀於

露珠與不知名的小花

千萬個七彩的昨日

不如一個黑白的今天結實

我們活

像羽毛

在卡繆的瘟疫城裡

尼采說上帝早死亡

如今阿波羅十一號又墮嫦娥的貞操

人在二〇〇一年漫遊太空之後

仍看到

生的前門通往死的後巷

有人在絕望中服 LSD 與印度大麻

有人把美夢浸在大彩多多與十個號碼裡

有人在冷氣房大作生活鞭子咒文

有人用苛性蘇打墜樓扼死生命

有千萬種聲音顏色迷你沉淪

沒有一絲青色鼓勵你新生

許多必費許多屈原悲哭

只因

同類遭殺戮

家牆傾倒

衆生迷惘

陌生的語言

陌生的手勢

使人與人不相往來

大鐘樓的鐘聲

帶來黃昏

夜當不遠

你驚悸於

生命更加短促 更加貧乏

死亡的腳聲越窗而來

在核的子孫當權的世界

且讓我們寄望詩人

請他

指引幸福

創造永恆

彌補空虛

向核的打手挑戰

在昨天 今天 明天

在永恆的路上

立起一塊石碑

刻着

詩活着

詩永遠活着

南子

裂碎的蝸壳

月魄是一隻臥冰的天黿
把淋冷的湖面霧成細紗
兩岸的矮草叢
夜蟲的揚聲器

傾訴：

你是一隻碎壳的蝸牛
裸呈的屍首

如一灘濃黃的鼻涕
支離破碎的月光
也如鼻涕，黏稠稠在湖上

我的童年如月色，如今
腥臭如捐屍的魚群
我們的官能——

一面洪荒的戰鼓
頻頻傳出聾耳欲聾的太浪
結晶的歲月

磨損在冷漠的攷驗裡
一旦成長

總難卸下沉重的包袱
那些重壓

沙河

信仰

始終是一塊不受磁力的
頭石 自己

琢磨自己 自己
雕塑自己 自己
製造光源

（教堂的鐘聲低沉
寺廟的早課蒼白）

始終是一株不受磁力的
自己

（每個星期天
一些悠閒的腳步
一些木偶的腳步
便趕着去填飽
那一座在十字陰影下的
建築物）

（神的代言人
把發霉的日子

夾進那本每一頁摺了又摺每一隻手都觸過的厚皮書）
何不拿出去曬曬？

始終是一座不受磁力的
自己的塑像

（把犧牲

去誘惑偶像的口涎

香焚 簋落

木魚篤篤篤

腦袋篤篤篤）

何不站立起來？

英培安

豹

完成那種無用的姿態

他終於匍伏

在他伏過的陰暗上

有人走來

直又入整塊的笑聲和獾淚

提醒他，叫他忘記昨日新鮮的血

一張不能彌縫的釘床，他的腰上

一件永不脫色的欄柵

若有月，他要月亮

他要她移走那株熟悉的樹林

怒吼及專橫過的樹林

若有星，他要星光

他要她拱乾他的爪印

所有的爪印

他站立起來，膨脹

伸頸，轉身

又伏了下去

（時間的鐵鏽
存在的腐屍味）

他低下了

他沒有一雙不能關閉的眼睛
睡入空寂

一幅清楚的夜

沉重地擺在他臉前

而且覺得更黑

人們，以鼻尖觸他留下的濃烈體臭

大噬狂吠

秦 秦

學院派

my way is in the sand flowing
between the shingle and the dune

— Samuel Beckett

噙着掌聲登台。花旦
從此掛着長長的馬褂
總有一天，他必超越
總會有看不見的內臟
揪住長長的帽鬚
易傳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
汝好自爲之

（宮中衆蠟像竟無視我的下凡
吊燈上縱有觸鬚千根
而陽光一經毛玻璃的折射
驟然都溜進寒衣的袋裡）
台下的眸光皆一致木然

掌聲不絕，不能絕
掌聲溜自掌中
在觸鬚的暗處

他們會論及葉慈，論及神話
忘却現實有不同層面的詮釋

乃焉孔子將至

甫出爐的化石

自太古沿用下來的文法

以及關漢卿和六書

據說，兀鷹族都低喙而逐

却拖曳永恆的飢渴

誰又曾顧及

六書的翻譯深具道德意義？

那些花

每天炫耀着不同的色彩

那些鳥

每天擺進不同空間的黑地

那些頭小身矮的小女孩啊

從甜夢中的紅樓驚醒過來

猶攏着黛玉的腰肢。纏綿啊纏綿

光芒和學院派

電話簿和尤麗西施

六九年九月

梅淑貞

潺湲流泉

瘦細如楊絲
空寂的潺流
流泉的點點星星
濺飛紅袖

重重繁複地綉滿
微塵揚紛
意亂的銅鑼車笛
纏繞於溫檀的銀櫥上

蓬鬆的林木
根根枝葉連牽
千般的豪華
碧水浣紗
竟能浣淨幾許翻滾的朱顏

沈璧浩

足印

流浪的風

吹起哨子

繞道裸露的雙肋

就在潮水歸家的前夕

足印們紛紛逃亡

都離散了

從此 胸中有太多足印

大海的胸中

已經凝鍊

結成一粒藍色的

過去

再回來時，大樹

害成很重的相思病

浪花向我走來

不幸掉失了，一個

頑皮的乳名

我與潮綫平行

爲了踩出更多足印

賀蘭寧

異域

(詩簡)

是異域才有雪寒
有不解相思的袋鼠。是異域
你才獨數三百封鄉土味的信
讓短睫織出整串的懷念

過了今年，要設宴的都已設宴
該成長的都會成長
常孤寂的將更孤寂
只剩我拖着情義的長尾
當你所愛的故人成了牽線能手

三年後，日夜加重的不是行囊
是你那濃似黑咖啡的思鄉症
是你我的感情
夾在兩地的萬張顏臉之間
夾在揶揄的目光和表情裏
永不磨蝕

唉唉，如今
若我斷足，誰送來同情和慰藉

若你被焚，誰是自願滅火的人
誰邀我踏出迷津，在此地
誰與你並肩涉過污濁的淺灘
在異域，雪寒的異域

幾次獨飲沉思

思不出清澈的杯中要照出什麼
有意義的生命該在何處流落
去你那裏，去雪飛的郊野
面對千山皚白而跌坐
或隨你到荒漠守篝火露紅
不見人煙，只念天地之悠悠
念天地之悠悠啊

（一九六九年十月重改）

牧 羚 奴

三個小孩

他的小弟和小妹

閉目走上屋脊

他鑽過鋼骨水泥的黑夜

去把一口腥味的無言吐向窗

想吐到窗外

夢像殘紅

都落在矮矮的生靈上

黎明在野貓的牙齒上閃光

那個小孩的臉

戴著

血的龜壳

在小弟和小妹的睡眠之間

他的母親把他抱起

像最初始的劇痛

她不知道傷在何處

孩子的眉毛是一小綫一小綫的辮子

在初始時

只記得她不會代他們接受聲音

賣公仔的小販吹着口哨

一個真音

一個假音

賣公仔的小販吹着愛情的小調

三個壞脾氣的小孩

齊頸被吊起

賣公仔的小販不知道

他們的喉管長滿彎曲的荊棘

一九六九年十月廿五日

歸雁

沒尾巴的獸

喧囂地吵嘴，吼聲
展示機關鎗的雄姿和尖銳
創造的手，必須孱弱地
交換失去聲帶的咒語

那暴陽，水銀的膨脹和時間的消逝成正比
黑皮膚的柏油路有被鞭撻的痛楚
反映風塵，三千里路那雲那月
鐵紋是多稜角的水晶體
呻吟者已植了滿額

讓汗珠冷切很神經質的沸騰
顆顆晶瑩

在憤怒上化為蒸氣
嬾嬾上昇

視線永被煙霧所駐

是自棄抑或是辨世懷俗？

嬉痞士的口哨自嘲也揶揄
吉他的斷絃，歌聲走調得很自然
從舊金山到馬薩諸塞
燈柱寂寞瘦了身體

以炮彈的呼嘯奏樂
導火線發出吹不散的焦臭
在內外兩個戰場對峙
解剖地球
以透視很猖獗的自私

織夢，分夢，夢的碎片
似流彈割裂自尊
吞噬腦漿的滋味
舌頭必嘗一股甜感覺
血腥已染紅每一片唇
印在每一個蒼白的頰

（八月廿二日重修）

孟仲季

出了校門

爲了趕赴升旗禮而加步
爲了會考將屆而哮喘
師長的言貌 同學的諷笑
像是難治的頑癬

速行 或

不速行

猶憶電動鐘草機的聲响
週會的窃語 食堂的喧嘩
女生的隱約胸衣與裙裾
於透明時間的濾色鏡的綜攝下

或有這麼一天 數年之後

驅車路過 投目

辨識昔日的課室

遂想起爲了桌位而爭執

而理想如滾動的膠輪

胎紋不斷簪入泥砂

某種感覺器官雖敏銳而失常

神經中樞上了麻醉藥

於現實與回溯的交感旅程

一陣痙攣

.....

鐘聲並不能喚回
早天的曙色

一九六九年九月四日



李 蒼

寂寞

1

我想寫一封信：

一片空茫不安的海灘

浪潮已經作別

竊去的夕陽，未熟的月

不快樂地沉落，升起

我的足印

深深地陷入

晝夜

苦待海潮的再訪

或者一縷白髮的夕陽

一角黑髮的月

我的足印

無奈地熟悉

彼此的容顏

2

我想寫一封信：

我的愛人

在一個青春的早晨

從郵差的臉上

讀到一片荒涼的海灘

橫行的蟹已帶着家族遠遠遷居

乾枯的樹葉與枝木

逐日容忍我死寂的聲音

我的愛人

憂鬱地看着郵差帶笑離去

他永不知道

我的愛人

何以哭着轉身

在一個這樣溫暖的清晨

3

我想寫一封信：

教自己忘記

我曾經難過地隔行

在一片已被遺忘的海灘

我的足印

已不想再等待

時間

在它們身上複印夕照與月影

當有一天清晨

我醒來時發現

我正祈求

茁長，像一根勁草
自己的夢
在我的愛人
轉身滴下的淚灘中

4

而那帶笑離去的郵差永不知道
在一個芬芳的清晨
我的愛人何以哭着轉身
她手上握着
我此刻寫的一封信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一日午夜）

綠浪

不題 No.2

在死寂裏

你的沉思是唯一流水

淙淙

月就鑽穿千葉

鳥就睜眼聆聽

只因這是唯一的

露珠閃閃而動

你的沉思是唯一的

百重黑影迎面撲來

你手握的 眼視的

靜 你沉思

夜就分成兩溪

自你片右而去

搖撼整座的石壁

你是唯一的動

你的沉思引起迴响

夜爲你不安

夜爲你而有生氣

六九年十月

艾文

一盞紅燈

忽然有小毛毛蟲
爬呀爬我枯竭的腦

一盞紅燈 灼灼
攔在我鼻樑上

我不知道
這樣子什麼意思
我醒來 我好像醒來的
在一條柳枝上
被風狠狠的刮
我死命扭
我感到孤絕

一座卡車又一座坦克
轟隆隆滿天價响
轟隆隆擁擠着耳鼓

我名字要別的詮釋
好像我很不耐煩時
要扯斷肚臍
要出世 我很痛苦

耶穌落在馬槽稻桿裏
耶穌雙手攤開信仰
我雙手死命扭
小小小小的柳枝
而危機伏在我名字

我不知道
這樣子又是什麼意思
我醒來 我好像是醒來的

一盞紅燈 灼灼
擺在我鼻樑上
我不能不看見
我不能不感覺得

(六九年九月四日)

零點零

星期日下午

星期日下午
歌已經唱完
所有的樹影
自琴鍵悄然離去

縱令風再大些
雲再亮一點
你走過一排
關着門的店戶
沒有什麼顏色
笑着走來
貼不牢昨日的熱鬧
被踐踏成碎片

縱令風再大些
雲再亮一點
唉
先生。

星期日下午
畫不出什麼風景來
畫不出什麼風景來

文愷

憶人

不幸滑落

自一壁高亢的懸崖
該燦的

是那一種天空

胸中本有千葉遮欄
竟遮攔不住
淅瀝的雨

黛色的山

碧波의湖

眉梢的高潔

回眸的深意

七色的花徑

跨向幽美的園林

偷偷地寫着

小那小的名字

白 雲

本事

1

在山村，
黃昏早來了，
下垂的雲，
上昇的樹，
在那裡
湧
向你的門窗。

2

那夜，
從小店出來，
夜已很深了，
你還說着詩，
那麼固執地，
不理我的雙手
已冰涼。

3

文風院前面，
只剩下

一樹蟬嘶，

在這好靜的

日午，

在樹蔭下，

正好翻開一本書

蓋在臉上

打盹。

4

校園

小徑的盡頭，

開着一叢

小黃花。

去看看，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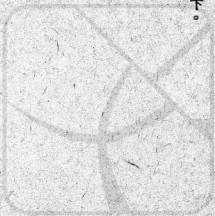
我看見的

卻是你髮上的

黃絨

5

等你
在鬧市中，
怎麼還不來呢？
人潮
流過去了，
你卻在
對街的燈柱下。



凌高

古老的夜

那座荒蕪的果園

皆是寂寞的

星光，何忍割裂

樹樹的無聲

古老的夜

單着祖父留下的煙味

像一則神話

在口與口之間流傳

匆忙地，從上一代到下一代

許又要想起一些什麼的

清明時，會有一陣

小小的雨

雨來，落在兩地

睡前，翩翩黑蝶飛舞

而三百哩外可見其冥燐光？

飛赴，飛赴

那夜呵，那古老的夜

竟撲落無數淚滴

樹樹，在星光之下

無聲，割裂

吳偉才

難浪渡

暮晦

樹肩外

一株自己築構成的瘦姿

佇立

獨自凝視已久

無河 也無岸

心境是湖

髮外是醒覺後的空曠

無船 又苦我雙足已根沉

我難以浪渡

惟靜默在此

側耳

聒噪也在此

天空劃過 一聲怡然鳥音

一瞬難抹的眼語 默然向我

她的唇間 常給我豆蔻的芬香

但蒼白似我 已難染華色

日後的陰影

如一雙舊鞋的迴響

午夜走入我凌亂的夢中
悶是濕的 夢中 手也冰冷
遮住自己半邊正在焚掉的臉
不能讓她看到結局
血在危坐 喘氣急急 心臟驚悸地跳動
這人終會就如此在桌上張口離去 而
孕墮的那枚果實
只走到喉部

帳望中 抖縮着醒來
但仍割不下那匹情髮
抹不淨那片湖上的紅霧 我又願沉睡
悄然摘掉眼內那株企望
她用心鎖我 一個

不能脫鎖但必須脫鎖的人
終會斷臂 抱空

逐漸消形
自知寂滅前會有些微顫慄
如

一葉之

飄…………墜…………

淺丘

心象歷程

轟然驚覺自己竟偏身於
草木盡燼的廢園：焰，塵煙
與蒸騰的湧霧滿眼
不容抗拒的空無感覺，撲落
暴曬下每吋肉體所身受的
乾竭

臉色如冰寒的渾，如毒藤
纏生呀纏生惑亂的根莖
一俟覆蔭消褪，必有憤懣
急遽地遁入詭詩的淒哀
啊憤懣，胸腔內擁塞的許是
判意和掙扎

轟然截止，雷音撼動疲憊的心跳
足印沒於激流，胸懷隱逝
向潮浪和荒渺的方向

什麼時候晨光熹微
那鬱苦的內裡的燃燒
緣着負創的囚凍的無主的主調——在迷失的變奏中拔高
乍躍，直入幽暗的窺味

問誰人臉色黯灰？在破碎的
呼喚聲中，淚痕伴隨雙頰而消滅
灰燼伴隨廢墟
一襲風雨，披帶着淚光，紙灰
和敗葉的顏色
一筆一筆摹寫着痛苦的年序

我已然蒼白，如青煙……………。

賴敬文

月台

夜是一面銅鏡

那兩人往它淺照一下

發現兩株盤根的椰樹

成絲地掛滿叮嚀

這樣子盡個不停

他們看見滿身惆悵的軌道

編着不快的歌兒

他們把夜挽留了一回又一回

好讓一聲又一聲的汽笛

不斷搖撼脆弱的枝葉

荒涼而蒼老地彎着身腰

他們的手上

仍然捧着多年的圓月

詎知

整座夜倏地塌下：笛聲緊了

銅鏡便碎作遍地的火車票屑

月分爲二

黯然地冉冉升起
暈黃的月光
無力地剝下
纏住樹身的夜
星閃，燈茫，有一座騷動的海
浩瀚而澎湃
他們拼命想游出去

這裡是月台
他們的眼已經疲乏，沿着睫影深處
有一條流不動的老河
逐漸氾濫

他們挽留不住夜
兩岸的沼澤必須化作軌道
不再泥濘而難行

這兒仍是月台
夜仍是一面銅鏡
不快的歌兒未散
他依然獨自盤着根

——六九年八月十三日下午

陳慧樺

一元論者

我們不能不望雲

輕輕的浮在春天的樹梢

或是秋天的紅暈貼在地平線上溶解

一種要從臍帶裡躍出之姿

使得久未操作的樹莖翹起

空沃野 每一根蠟燭都指向碧落

對峙的張力各各

迸自鐵砧的鏗鏘

隕石與隕石撞擊同溫層外

目迸億兆火焰 獨角獸

在圓桌或長桌邊怒吼

白鯨輕輕駛向加勒比

等待應響地中海風雲論議：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

我們不能不望雲

在溪畔 透過一系列松林

邀遊域外

循着魔術師的手擺

天空藍靛底的八卦圖

或是伸手撫平草裙的襉褶
頭枕在情人的子宮裡攀長
或是彩筆一抹 悠冥冥的
聲音陷過雨裡的石階

風蕭蕭兮易水寒

域外的步伐是拋物線的
以及諸如一加一等於零
言者在太陽穴上長……

讓靈魂的鐘擺擺平

讓跪板上各坐着半個我

我們

人類就會辨別風雨電的顏彩

當他從城外來

傍晚坐在爐邊共敘天倫

然後折入富麗的荒原去

講合在風裡

當他眼睛被雲吞去

公式是一加一等於一

一種窈窕的生命

藍夢

幾筆淺淡的變奏

海的舌尖

繇薄暮色

一種巨人的笑聲

將眼波浮沉

一株接力一株陽光

患上枯乾症

有被誤解與遺忘的痛苦

他仍不想離去

一種必然且無聲的交響

龐大的血管中

有疲乏愛流浪飄遊的屋子打盹

蹲着的高腳獸

作每日定期的排泄

天體運動場擠滿了買長期票的人

熱帶熟練地裸露私處

而雲的遊園

飛的族類默着羞篤聲找伴侶溫存去

定律的彩劇
聲响起起伏伏遙遠而去

自然的巨掌替我整修最新的髮型
而飲過度酒精的當兒
夜竟這樣向我盪來
急速地潑黑我滿身

一九六九年九月。砂越勝古晉

謝清

欄 柵

總是那麼牢固

數百年無法氣化

釘在陽光

任最柔的雲也擠不過去

女人們盛裝而出

滿目綻放的幽蘭

而男人們笑得很冷

裂開的氣嘴

友情，他們秤得很準

咖啡和百蘭地畢竟有異

相握的手，感到

溫度不高

笑臉不代表喜悅

一種寒流，在溫血裡遨遊

所以有人不能獨立生存

有人在日夜交替的剎那被吞食

做了生命傀儡

成為別人的寵獸

欄柵如爪

許多自由死於束勒

更多的陰譜被製與藏用
被困的掙扎
惟欄柵太牢
柵內的盤食誘人非常
而柵外那片大藍
無際，任你翻飛
一個宇宙，或者
更大
若你有翅

（六九年四月廿六日）

流川

蝶翅

——菩提樹再度落葉

一份期待

簫鈴不甘耽於寂寞

就是我們狂舞的時刻

我們飲風，我們展翅

一種窮人過節日的心情

我們不願憩息，恆在紛飛

但不得不憩息

躺在碧綠的長廊

任強悍的腳板瓜分，我們

逐漸貧血

逐漸入土

藍汪汪的季節

在有秋天的北方，古時

有一個哲學家夢着我們

有一個詩人歌頌我們

我們何其蒼茫

何其飄逸，又

何其鏗鏘

我們有過靜噪的日子

翔於涅槃着的祥和

當我們豪飲陽光

我們再度投胎。呵

這是另一次的璀璨

另一份期待

205 期蕉风增刊小册

星马诗人作品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0 年 10 月 22 日